

18 11

刘一仑 著

雪泥鴻爪



政协邵阳市委学习文史委员会

邵阳文史丛书之三十三

雪泥鴻爪

江表書題



序

刘一仑先生湖南邵阳人，笔名石与之、牧里，书斋名偶像楼。曾任《西黔日报》、《资江农民报》编辑、记者，湖南力报驻武汉特约记者。先后在邵阳市四中、邵阳教育学院担任语文、现代文学、写作、书法教学；为邵阳市书法家协会首届主席、湖南省书法家协会首届理事，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先生教学生动活泼、知识丰富、语言幽默流畅，深受学生爱戴。《读写结合，文采熠熠》的论文在省写作学会年会中交流，选入《写作论丛》文集。由于成绩突出被选为邵阳市自学成才教师代表，为中青年一代在锐意进取勇攀高峰方面树立了榜样。我和先生从50年代末起就先后在四中和教育学院共事迄今已40余年。过往甚密、相知甚深、素知其以三支笔著称，即毛笔作书、铁笔治印、钢笔属文，成绩斐然。已出版了《石与之篆刻集》、《刘一仑书法篆刻》集，传略载入《当代中国书法艺术大成》、《中国当代书法家辞典》、《中国古今书家辞典》等数十部大型辞书。代表作为南湖革命纪念馆、鸦片战争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等十余所纪念堂馆及碑林特约珍藏或勒石。其书法作品曾作为馈赠国际友人的纪念品流布海外。先生历年发表的文章剪贴成册编为《偶像楼杂感》、《综合杂谭》、《烙印》等共十二集约百万字。现选出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部分作品名之曰《雪泥鸿爪》出版。题材广泛、文体多样、风格各异：有抨击时弊、声张正义讽刺诙谐的杂感，如《以脚绝种》、《救灾赈灾呜呼哀哉》等篇，有独具慧眼的散论，如《谈书法的“美”和“丑”》；有轻松幽默的小品，如《为十万元大钞算命》、《论语新解》等篇；有追忆往事百感交集的回忆录，如《一个“通缉犯”的足迹》、《吊书魂》等

篇;也有理论与体验相结合启迪思维的专题论述,如《中国书法往何处去》、《读写结合、文采熠熠》等篇。琳琅满目、异彩纷呈,既如书法篆刻作品一样给读者以审美享受,又能激发人们对生活的回味、对历史的重温、对事业的眷恋和对哲理的探求。

一仑先生之所以能在多方面取得突出的成就,主要在于他的勤学苦练,他从小心灵手巧酷爱读书、写作,醉心于书法篆刻。日寇犯湘时,年方弱冠即浪迹天涯,辗转于桂、黔、川、鄂之间,边工作、边自学、边锤炼书法篆刻,边写作,可谓日无暇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先生几十年的实践印证了一句名言——“成功等于天才加勤奋”,邵阳市志将其业绩载入“名人录”,以传后世,得其所哉。

《雪泥鸿爪》行将付梓,先生八十华诞也将届临,草此数语以表祝贺。

刘星堂 2002 年仲春于邵阳教育学院

刘一仑艺术简历

(泰山中华人物丰碑代拟稿)

刘一仑笔名石与之、牧里，书斋名偶像楼。湖南邵阳人。自少爱好书法、篆刻、文学。以钢笔为文针砭时弊，铁笔治印，毛笔寄情于翰墨。抗日战争时，为抒发爱国之情，流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志，与何满子



合作印发《沁园春·雪》音乐传单，而遭国民党政府通缉，经历了坎坷的道路，终以书名于世，其习书师于碑帖、师于自然。

擅长汉隶、大篆、篆刻；隶书工曹全，大篆得力于石鼓并熔古籀于一炉，篆刻则宗秦汉。其代表作为全国各地革命纪念馆特约珍藏。湖南省博物馆、南湖革命纪念馆、豫鄂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鸦片战争博物馆、陈胜吴广起义纪念馆、柳宗元纪念馆、黄帝陵园等收藏其书作。传略载入《中国当代书法家辞典》、《当代中国书法艺术大成》、《中国古今书家辞典》、《中国当代书画家名人大辞典》、《中国美术书法界名人名作博览》等 70 多部辞书。1946 年由前清贡生成都名儒书法家刘豫波题签出版《石与之篆刻集》，1989 年由刘海粟大师题签举办“刘一仑书法篆刻展览”并出版展览作品集，1999 年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刘一仑书法篆刻》集。台湾甲骨文学会两次函邀展出其书法篆刻作品。其作品作为馈赠国际友人的礼品，流传及日本、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其作品多次获奖，艺术成就获各种荣誉称号。主要论文有《篆刻创新谈》(文艺报

藉。

垂暮之年重读这些文章有如隔世,虽不能一一出版,但择其有代表性的部分选编成集,不无窥豹的作用吧!故名之曰《雪泥鸿爪》。

蒙邵阳市文史委员会谢道锡主任审阅,作为《邵阳市文史丛书》出版;我市老教育家刘星堂公欣然为之作序;学弟彭福华的题词;感谢万分、欣慰万分。

目 录

题词	
序言	(1)
刘一仑艺术简历	(3)
题记	(5)
回忆录	(1)
一个“通缉犯”的足迹——	(3)
逃婚·逃难	(3)
逃祸	(5)
我和《华西晚报》	(6)
我和一份音乐传单	(7)
我和《和平日报》“自由园地”	(9)
国民党的通缉犯	(10)
从记者到教师	(11)
反右斗争中的“白旗”	(13)
文化革命中的“黑鬼”	(15)
无意成书家，钟情于翰墨	(18)
四方印文解读	(20)
尾声	(21)

我的朋友湮淳	(22)
成都杂忆	(25)
吊“书魂”	(28)
哭晓路儿	(30)
杂感	(33)
受勋者与受禄者	(35)
救灾赈灾呜呼哀哉	(35)
“自由”的查禁	(36)
谨防狗皮膏药	(37)
告好战者	(38)
我怀念湖南	(38)
读报偶感	(40)
严禁“自杀”与“贪污”	(42)
“偶像楼杂感”小序	(42)
专家妙论	(43)
涨风吹，贾达舞	(44)
中国之“民”分类举隅	(45)
孟春什谈	(46)
从甘地绝食说起	(48)
汉口——这个喂养着吃人动物的都市	(49)
谈打	(49)
毒害市民	(50)
航权·美援·特捐·物价	(51)
向徐堪看齐	(53)

美援·扶日	(54)
血的事实	(55)
抗议！抗议！	(55)
大钞的威力	(57)
“谣言”与“经济精神病”	(57)
要人要语	(58)
谈书生从政	(59)
谈批评	(60)
车夫·猪·狗	(61)
死！	(63)
谈现实主义	(64)
天之道与人之道	(65)
为十万元大钞算命	(66)
《论语》新解	(66)
乱世之民	(67)
评价奇事	(68)
再谈评价	(69)
响应勤俭运动	(69)
高等华人的悲哀	(70)
抢米！抢米！	(71)
和平军人	(72)
矛盾的中国社会	(73)
从日本归还我船只问题说起	(74)
关于养廉金	(74)

论国大代表	(75)
抗议菲片辱华	(76)
漫谈狗	(77)
漫谈言论自由	(78)
小杂感六则	(79)
穷人与富人	(81)
禁舞	(82)
谈“死无对证”	(83)
“名”、“利”哲学	(84)
图章社会与图章政治	(85)
以脚绝种	(86)
文状元·武状元·国大代表	(87)
谈“面子”	(89)
养鸟与养狗的风雅	(90)
略论低级趣味	(93)
论市侩主义种种	(94)
广告家的手法	(95)
“中国人”	(97)
误尽苍生的幽灵——漫谈周作人	(98)
强盗逻辑的破灭	(100)
谈骂声	(102)
读“笑脸迎洋客冷眼拒国人”有感	(103)
散论	(105)
天才与土壤	(107)

现实主义(新文艺应有的路向)	(108)
谈讽刺	(110)
所谓“木刻大众化”	(112)
抽筋去骨谈文艺	(114)
篆刻印文在于言志抒情	(116)
书坛的“文字疫”——论书法作品中的错别字	(119)
谈书法的“美”和“丑”	(121)
笔法与字法孰重	(123)
“书内功”和“书外功”漫谈	(125)
篆刻创新谈	(128)
谈“中国书法”与“现代书法”	(130)
书法评论“褒”“贬”谈	(133)
“临书不能临原文”辩	(135)
谈文艺家的头衔	(137)
浅谈书法作品的“形”和“神”	(139)
在邵阳市老干部书画协会首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41)
谈书法创作中使用简化字问题	(142)
中国书法何处去?	(144)
伟人的笔误与误读	(149)
读写结合文采熠熠	(152)
曾叔鸣楷书序言	(162)
文化与书法	(163)
汉字趣谈	(165)
易认难解的“贾”字	(167)

真假的“假”	(168)
你认得“一”字吗?	(169)
叛变本义的汉字	(170)
新华——扫荡——中央	(171)
标点符号谈	(173)
“十”字杂谈	(174)
汉字多变多情的功能	(175)
释“家”	(177)
谈“情”说“爱”	(178)
皇“後”及其他	(179)
其他	(181)
汉口初秋	(183)
汉口文化的一面	(185)
凄凉的汉口	(188)
蚂蚁啃骨头和蜘蛛结罗网	(191)
奇特的家族	(192)
邵阳美在双清亭	(195)
熊猫出国记	(197)
斩泉雄——匪首陈光中伏法前后	(199)

回

忆

录

一个“通缉犯”的足迹

逃婚·逃难

在湖南省邵阳县小溪市一个叫排楼村的院子里，我悄悄地降到人间。我家是当地的望族、书香门第，来到这样的家庭，本应享受人间富贵，世袭家业，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也许幼年时期是这样安闲自在地度过的，但我却很难记起其中细节，只记得我家的大门口及伯父叔父的屋门口的一些对联。如“藜阁家声远，墨庄世泽长”；“长留书坛墨庄具，永耀藜光太乙真”；“春到雕梁闻燕语，时来乔木听莺歌”。而堂屋门上及神龛上各悬挂一块大横匾。屋内两旁立柱上挂着两副对联，内容已记不真切，然而金碧辉煌贴金的字迹犹有模糊印象。一派富豪人家的气派。

家中藏书多是线装的，好些是绣像插图版本，还有书法碑帖。这些就是引导我走向文学写作道路的基因，也是我闯入书坛的酵母剂。家庭环境的熏染，父辈的启蒙教诲，我勤奋读书、努力临帖习字，获得的知识超过学校课本的内容好几倍。临帖之余我禁不住用石灰水在墙上书写标语、口号，自我欣赏。这就是我最初的发表欲么，我不能回答。

我生不逢辰，日寇侵占湖南时，我即失学。当我准备背井离乡逃亡时，封建婚姻的枷锁却摆在我面前。母亲逼我婚娶，使我陷入两重苦难之中，既要“逃难”又要“逃婚”；在未逃难之前便演出了一幕“逃婚”的悲剧。

离我家三十多里的周家大户，有一未出闺门淑女。据媒婆花言巧语云，周家有财有势，私有枪支保家。周先生仰慕刘氏晴初

先生二公子的聪明才学，愿与刘家联姻。说得我母亲欣喜万分。不与我商量就接下媒婆送来的女方生庚八字，并把它放在神龛上，然后要我答应这门封建包办的婚事。我与母亲展开了争论，以女方的情况一无所知：是瞎是跛，是丑是呆，是高是矮，全不了解，哪能与谈婚事。母亲认为这是十分容易解决的问题，于是托媒婆要来一张女方的照片。那是专为应付“相亲”而导拍的二寸全身肖像：女的乔装打扮，一身不合身架的旗袍，罩在绣花鞋上，手脚无措地站在茶几旁，几上的一盆鲜花，与女方毫无表情的木呆形象相照应。我想笑笑而无声，我欲哭哭而无泪，便气愤地将照片甩在地上。母亲伤心地捡起照片，用衣袖拂了拂灰尘，用红纸包好，连同女方“生庚”，仍供奉在神龛上。母亲苦口婆心劝我，问我女方哪点不好？我能说她丑吗，我不能，但是我要说的母亲是不能理解的。我说我不能与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结婚，我不了解她读了多少书，更不了解她性格是柔是刚，她爱好什么，厌恶什么？她对日寇侵略是怎样想的，是反抗还是做顺民？凡此种种，做为终生伴侣，怎能一无所知呢？夫妻不仅是两性的结合，最重要的是思想感情的结合。如不谨慎对待，就会痛苦一世，双方都不会有任何好处的，更谈不上欢乐幸福了。我流着眼泪向母亲诉说着自己的思想，终于同意我的哀求了。三天后媒婆悻悻地拿走了女方的照片和“生庚”离开了刘家。时天气炎热，媒婆在半途中即晕倒在地，远不见村，路无行人当即死亡。这意外的悲剧使封建迷信思想严重的母亲忽然改变了主意，说周家这门亲事本属天意，死死纠缠一定要我答应这命中注定的姻缘。于是我再度陷入苦恼的境地，茶饭不思卧病在床，似病非病，迷迷糊糊地进入梦境。母亲坐在床前哭泣着。我应如何才能摆脱这苦难的命运呢？媒妁之言已经成了过去，父母之命实在难违。于是我也啼哭不止，不能不说出自己的决心，向母亲表明如果一定以

母命定我终身大事，使我痛苦一生，我愿一死以报母命。在这关键时刻，父亲理解我的心情，封建买办婚姻夺去多少人的生命他是十分明白的，“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不能让无情人捆绑成为夫妻，同意了我的要求。我终于逃脱了这桩婚事，离开了这个封建家庭，随着大撤退的洪流，卷入了遍地烽火，满眼狼烟之中，到了贵州的边陲毕节。

逃祸

在“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黔西，得同窗好友张麓藩的推荐，我进入了《西黔日报》编辑部做了校对员。不到一个月总编辑孙如陵先生知道我除了弄书法篆刻外还写文章，于是和我谈王羲之、米芾，谈吴昌硕……而谈得最多的还是文学。一个能和大学本科毕业专攻中国文学的总编辑对话屈原、李白、杜甫……的青年，引起孙如陵的青睐，他有意识地问到《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我即随口答出列夫·托尔斯泰，并说明并非阿·托尔斯泰；他点头微笑着。于是问我《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作者，我不加思索地回答“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他高兴地站了起来，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明天到总编辑办公室来吧”。我通过这闲谈式的考试，就做了该报的助理编辑；我是踏着中外古今文学家的肩膀走上新闻专业工作的。可是，我并未念过大学，我不胜汗颜地，兢兢业业地工作，不敢稍有懈怠。我知道高尔基连学校的门都未进过，靠自学成了苏联伟大的作家，我能不向他学习！

艰苦的文化生活，却给了我精神上无限慰藉。对文化艺术的喜爱与追求，我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精神营养。在读书写作篆刻以外我又迷上了木刻，并与版画界有了联系；李桦先生曾寄给我多幅他的作品，黄荣灿先生还寄给我木刻刀，并准备来黔西举办展览。木刻家对我的鞭策和鼓舞，在一个时期内我刻了鲁迅、高尔